

天坛百花亭一侧,有一片芍药园,花开的时候,有不少人到这里看花、拍照。那天上午,我坐在芍药园前的椅子上,画芍药丛中正在看花的人影憧憬,一位老太太坐在轮椅上,一个年轻女人推着轮椅,缓缓来到我的身边,在芍药栏前停了下来。

听那个女人对老太太说:奶奶,我给您和花一起照张相吧。

老太太摆摆手,说:老眉咔嚓眼的,照哪门子相呀!

妇女坚持着:照张吧,回家好给阿姨看看!

我听出来了,说话的年轻人,是老太太的保姆,她口中说的阿姨,一定是老太太的女儿了。看样子,保姆三十多岁,老太太得有八十多岁了。

老太太转过身,望着芍药花,半天没有动窝。

保姆无意看花,无事可干,来回溜达。满园的芍药开得正旺,天气也好,阳光洒在花朵上,格外明亮耀眼。老太太坐在轮椅上看花的背景,被我画在画本上。

保姆忽然看见了我

芍药花开

肖复兴

的画,高声冲老太太叫:奶奶!您快来看啊,他画您呢!还挺像的呢!

老太太闻声转过身来,保姆已经跑了过去,推着轮椅,把老太太推了过来。我赶紧缴械投降一般把画本递给老太太:您看看,画得不好!

老太太看了两眼,把画本还给我,没说话。过了好半天,才说了句:我家老头儿也爱画画。这话好像是对我说,但更像自言自语。

诗侣莎魂的「约法七章」

陆其国

本文题目中的“诗侣”,系指朱生豪、宋清如伉俪。他俩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相继入读杭州之江大学,因诗结缘,终成眷属。而提及朱生豪,不少人就会下意识地联想到莎士比亚,把朱生豪誉为中国翻译莎士比亚剧本“第一人”,应该并不为过,译莎工作不仅成为朱生豪短短三十二年生命历程中矢志以殁的名山事业,而且在他不幸去世后,宋清如又继续着他的未竟事业。“莎魂”云云,即寓意他俩至死不渝的译莎事业。他俩的儿子朱尚刚用“诗侣莎魂”喻称父母,应该说是名副其实。而说起朱生豪为翻译莎氏剧本忘我到怎样的程度,很可以从他与宋清如新婚燕尔后不久订立的“约法七章”中领略一斑。

朱、宋二人是在经过十年漫长的恋爱长跑后,才于1942年5月1日,在上海青年会礼堂举行了共有三十多名亲友参加的婚礼。婚后,因当时朱生豪正全身心投入于翻译莎剧,可眼看在上海生活无论是居住环境还是持续上涨的物价,都让这对新婚燕尔的夫妇觉得很艰难,朱生豪更觉得无法安心从事译莎工作。想回老家嘉兴吧,偏偏朱家的房屋经历战乱,已经破败不堪,一时根本无法居住。于是宋清如提出,不如先回她常熟娘家,和她母亲一起住一阵再说。一来她娘家有些家底,二来小县城生活成本也不高,而更重要的是,那里不仅居住无虞,而且环境安静,朱生豪可以心无旁骛地在那里安心译莎。朱生豪觉得这建议不错,便接受了妻子的安排。只是为保证自己的译莎工作顺利进行,动身赴常熟前,他和妻子拟了一份“约法七章”。

今天只要稍稍了解一下“约法七章”的若干条款,就可以知道,朱生豪对译莎工作究竟有多么投入,多么执著。比如“约法七章”第一条云:“为避免离别痛苦起见,生豪愿于本年暑期后随同清如重回常熟居住;并为使莎剧译事早日完成,不致时作时辍起见,非有重要事故,暂时不再返回嘉兴。”在此可见,既然随妻子去岳母家,那就要稳定下来住一段日子,短期内不再挪窝,以免因颠沛奔波而影响译莎工作顺利。进行。“约法七章”第四条更是直白写道:“清如必须向母亲明白要求划出每日下午时间作为与生豪商酌文字上疑难,及个人读书写作之用。”在这一条“约法”中可以看出,作为妻子的宋清如也是参与了丈夫译莎工作的。从每天要有固定时间与妻子一起商酌翻译文字,也可以看出朱生豪对待译莎工作的严谨。而且同样“严谨”还体现于这条“约法”本身——“必须向母亲明白要求”显然是对岳母而言。事实上朱生豪的岳母不仅是一位很好沟通的长者,而且对朱生豪也是喜爱有加。朱生豪曾在也是写于此际的给岳母的一封信中说,“婿庸弩无似,过承推爱,感愧之情,匪言可喻”。可见朱生豪内心对岳母的“推爱”,还是充满感恩之情。“约法七章”中最有意思的或许当数最后一条:“清如必须允许生豪不勉强其从事不愿意之行为,如单独陪陌生人吃饭等。”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凸显了朱生豪的性格特点。当年在之江大学执教的著名学者,有“一代词宗”之誉的杰出词学家夏承焘,曾用一句“渊默如处子”描述学生朱生豪。此话可谓一语中的道出了后者沉默寡言、不喜结交的内向性格。即使朱生豪当初在之江一眼喜欢上宋清如,他不仅没敢直接表白,甚至都不敢与之交往,而是准备了一个写了字的笔记本,请同学转交给宋清如,以此作为试探。所以如今见了第七条“约法”,宋清如自是再了解不过,便不觉莞尔。

诚如朱尚刚所说,新婚夫妻如此“约法”颇为奇特,但这也正说明了他父母“对婚姻生活有着脱俗的观点与态度”。这一点对当下新人而言,或亦不无启迪。

我搭了句:是吗?那多好啊!怎么您家先生没跟您一起来看花呀?

保姆嘴快:爷爷不在了!

我不好意思地对老太太说:真对不起!

老太太摆摆手说:没关系的,都走了三年了!

就这样,我和老太太说起话来。老太太一肚子的话,似乎也想对人倾吐一下。她告诉我,她和她先生原来在林业部工作,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支援边疆建设,下放到大兴安岭林场。他们有一个女儿,从大兴安岭考进了北京的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安家立业,挣钱不少,日子过得不错。老两口退休后,又回到北京,住在女儿家。要说女儿家足够大,足够老两口住。可是,先生嫌住得憋屈,又是高层,也不接地气。老太太心里清楚,先生一辈子的爱好就两个,一个画画,一个种花。画画,憋在楼里,好歹也能画。种花,就在阳台上那点儿地方,怎么种得开?女儿从老太太那儿问清了是怎么一回事,二话没说,就在近郊给老两口买了一处房子,新建的高档社区,花园洋房,完全矮层。买的是一层,有一个二十多平方米的小院,让她爸爸敞开心种花养花!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房子才四千多一平方米。我们两口子都是学林的,种花,我家老头儿在行!他亲自去苗圃买来二十多株芍药苗,他喜欢芍药,在东北,天冷,没法伺候这种花,回北京可中了他的意,他专门挑那么名贵的,花了不少钱。他喜欢,就由着他的性子来吧!

说起往事,老太太浑浊的眼睛里有了光,二十年前的事,仿佛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我搭了句嘴:那您家的芍药一定种得非常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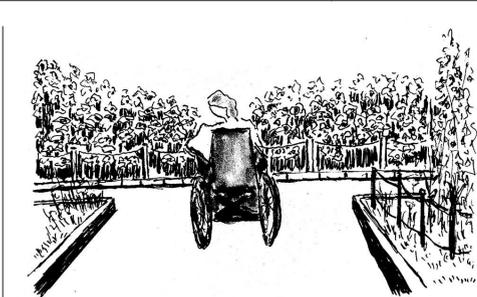
那是!老太太接着说,芍药花开的时候,小区里的好多人,都要到我家来看花呢!芍药和牡丹花

开得都大,特别高兴,就是难养,特别是得用大肥!我知道什么叫大肥,是把猪的下水沤烂了,施在花根下面。所以,不像草本的花,浇点水就行。老太太听我这么说,遇到知音一般,对我说:可不是怎么着?那时候,我家院子里有一口小缸,专门盛这些东西。你知道芍药开花就在这几天,顶多十天半个月,我家老头儿为了这十天半个月的花开,得忙乎一整个春天。说罢,老太太轻轻叹了口气。没再说话。眼前的芍药花,让她想起了她的先生。我很想安慰一下老太太,又不知说什么好,而且,老太太根本不需要隔靴搔痒的什么安慰。

沉默了好久,我对老太太说:您家先生一走,您家的芍药花肯定也就不行了吧?

老太太一挥手说:这就错了。我家的芍药花一直开得不错呢!

夜光杯



天坛芍药花丛 (速写) 肖复兴

我赶紧找补:花也通人情呢!

老太太说:是啊!就冲这芍药,我也不舍得离开那个房子呀!我孩子不干,我一个人住在那儿,她不放心的。我说雇个保姆,孩子说还是搬到她家里,在她眼皮底下放心些。这不,磨蹭了两年多,摔了一个跟头,伤了胯骨轴,孩子说什么也不干了,最后,只好把那边房子卖了,搬到这边来了。

我问:您舍得那边的芍药花吗?

怎么能舍得?可有什么办法呢?这不,今年芍药花开的时候,只能到天坛这里看看了!

一直没说话的保姆,这时候说道:奶奶,哪天让我阿姨开车,带您回那边看看呗,花开得也正好呢!老太太摇摇头。

窗外的石榴花一开,天气就越来越热了,天气热,胃口就不好,总想着吃点开口的。早餐是一碗浓稠润滑的白粥,一盘碧绿的凉拌莴笋,还有一小碟琥珀样透明的腌蒜瓣,看着就清爽可口。

莴笋是自家种的,蒜也是自家种的。母亲专门挑选了新鲜饱满的蒜用来腌蒜,只有新蒜腌出来的蒜瓣才脆嫩爽口,蒜香浓郁。有的人腌蒜爱放陈醋、白糖、白酒等諸多调味料,白其那样倒失了蒜的原始风味,只觉甜腻,倒少了蒜味。食材只有用最简单的方法,才能最大限度保持其本味。

我家腌蒜只放盐,别的什么都不放。找了一只肚子大口宽的玻璃瓶子,刷洗干净了,剪去蒜梗和根须,同时把蒜剥去外面包裹的一层粗糙的厚厚的蒜衣,只留下里面的一层薄薄的蒜皮。有紫皮蒜,有白皮蒜,颜色清新。将这些蒜也清

赏莲花

卢元

平湖一角赏名葩,映日接天眺望赊。异葩益清飘远近,娇姿犹滴灿云霞。花中君子襟襟爱,月下仙姝谢客夸。长忆济杭菡萏美,夜深频梦返中华。

济杭:中国济南市有“四面荷花三面柳”;杭州市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之名句。写于悉尼,时年96岁。

想冰柜,家人说添冰箱实用,多个冷藏室。其三,封控期间几乎每天写写画画,用掉好多信笺花笺镜片等,以及笔墨,急需补货,可惜得包邮区快递通畅方成。当然,除了纸墨,其他物资(习惯说物资了)也需补货,虽不急,备货总不错。4月初全域静态并没有使我太慌张,乃因日常积谷。

其四和上面不冲突,可同时,去看望老母亲。家母八十多岁了,此次封控,身边有

我的动静随想

龚静

家人,家人在家办公上课,虽说老母亲日常家务也辛劳,慢性病也煎熬,但有人陪伴,有孙女团购,有居委几次慰问馒头蔬菜等,物资还算丰富,只是无法下楼接地气,与老姊妹聊天讲,颇烦闷,手头药物也略紧,她又不想麻烦志愿者,盼着以后自己去医院配药。我感佩老母亲还是坚韧,电话里她虽不免叹息像在“坐牢”,但精神头听起来还不错。

以上为动态,尚有静态的:首先,当然继续写作、写画画。4月来几乎天天核酸,等待高音喇叭喊楼时就是写毛笔字,写自己的话,写他人的文,书写使人凝心聚气,也纾解愤郁,体悟笔墨中刹那的恒定,也体悟过去现在之悠悠历史。

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由文康兄陪同,去拜望了我心仪已久的金石大师朱复戡老,呈上临习的几方汉印还有临钱松的印蜕,恭请朱复老批评。朱复老见习作表扬了一下,随后指出临钱松的“不露文章世已惊”的“已”字,篆法有误,并在纸上改正了一下,对有的篆法也做了形势上的指导。正好师母徐葳过来,朱复老请她同坐,并向她当面表扬了我,师母也看了看我的习作,也夸奖了一番。

回到浦东草庵村,我对父母兴奋地说:今天我的印作,得到了金石大师朱复老的指点,感到茅塞顿开,而且徐师母也表扬了我。这在二十岁出头的我,这份指导与鼓励,重要性无疑是巨大的!

出生浦东的我,天生羞怯,平时不敢过多去打扰朱复老,但对朱复老的金石作品醉心不已,常常学习。先生的一页题汪统印谱的扉页复印件,我竟放在床头朝夕观赏数年。那沉雄劲健的笔力,入目铭心,这是影响我一生的。

在朱复老遗作展上,我将“高古的余音”的拙文呈请师母批评。师母看后,背后与有的学生几次电话赞扬此文,亲自寄于书法导报,并在朱复老纪念专题上全文刊发,于今想来,实是师母奖励后学。

2000年我拟出个人印存,恳请师母赐题扉页,不久师母唤我去取。展开墨宝,笔力雄健气概豪迈,欣喜不已,正可与朱复老生前所赐墨宝为合作。文辞中

仍是嘉许鼓励多多。是日下午,师母谈兴很浓,并取出朱复老手书的业师张美翊的信札百通,选择几通,朗声读来,中气十足。尤其是读至张美翊有一函中见朱复老年轻时偶尔误入歧途,临学张丹斧书法,怒将书法撕碎一段,真的令人捧腹。师母谈锋健处,真不让须眉。

说到豪迈,徐葳师母的一手草书,也是厚重开张,笔力老辣。某日,莫言先生在我纪念师母书法图下微信留言,“这书法有堂堂丈夫气!”莫言先生是大文豪,可谓确评。

今岁疫情,近在眼前的寺院不可前往,二老清明节的冥祭也只能得来年再补上了。

洗干净了,在水里泡上一个晚上,然后晾干,撒上些细盐,拌匀,将瓶子封了,剩下的就交给时间来打理。

时间,真是一桩美妙而神奇的事物,它能从坚硬变为柔软,也能让单调转为醇厚。转眼间,窗外的石榴树深碧的叶丛中,渐渐有子初成。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腌制,一开坛,蒜香扑鼻,蒜瓣颗颗晶莹,粒粒饱满。经过时间的发酵,颜色从之前的白色变为如今琥珀一样的晶莹剔透,滋味上也从之前莽撞直接的辛辣转为婉转的清醇。极下饭,配上母亲烙的油饼,香而不腻,爽口清利,喉间还有一丝的回甘,既解了油腻又有消毒之功效。或是佐以蒜粥,既开胃又美味。香菜与蒜调成蒜汁与拌面或是绝配,馒头或者法棍蘸腌蒜吃也是满口鲜香,滋味浓郁。苏东坡讲,人间有味是清欢,这大概就是简单的生活带给人们的一种美好体验吧!

其次,得熟悉法律条款。以前关注得不够,现在看来要多细致学习,于于己皆有益。

重温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有利于对照和思考。当代一些诸如阿甘本的《例外状态》和韩炳哲《倦怠社会》再读读也蛮有必要的。如何在疫情下的“例外”状态中重建日常生活,值得思量。《倦怠社会》于当今社会的病态和心理问题颇有参考理解,比如抑郁症、注意力缺乏症、过劳症等精神疾病的社会分析。

还有如《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的另一部著作《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也颇值得细读,作者提出了很多问题,诸如人工智能、生态崩溃和核战争挑战,大数据时代的数据规范问题,等等,赫拉利并没有给出答案,但这些议题涉及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无论什么状态,读好书总有益身心,在困顿失望中放开眼界。

当然很想飞去旅游,那就先上海走起来吧。经此一“疫”,这个城的真善美假恶丑同时尽现。也好,沉淀该沉淀的,去除要去除的,城貌和人相彼此成全。动静态之愿还有不少,慢慢来吧,温和的理性的才是可持续的。

那些经典游戏,是一代人的记忆,让人回味,明起刊登一组《童年的游戏》。

责编:殷健灵

生活恢复后要做的事

十日谈

生活恢复后要做的事

责编:殷健灵